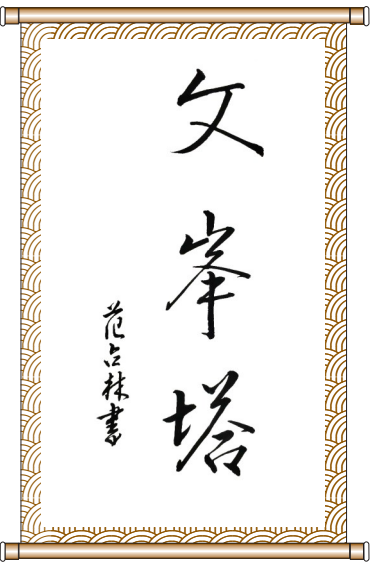




本期版头题字:范占林

七律

长城辞

□ 聂朋群

紫塞长城一窟藏，
雁书谁约碧云乡。
寒风高阙芳菲少，
大漠边墙惆怅凉。
烽火千年寻处渺，
诗章百法写时惶。
无端归鸟催人返，
梦路轻衫落日茫。

踏莎行

游九里山

□ 燕超

九里飞天，嵩山斜影，重峦叠嶂神仙境。绝岩空谷荡寒云，黄龙罗汉清新景。
母冢淮阴，玉皇极顶，象龟饮水瑶台镜。牡丹仙子笑春风，巨石天阵谁人懂？

忆江南

别春

□ 庄生

正恨春归无觅处。绿草如茵，晚沾清露。棣风吹雨彩云飞。夏莺歌唱子规啼。
韶华消褪情依旧。白发青云，不悔经年瘦。怜春春色化蜻蜓，还将雅志寄秋鲸。

醉花阴

忆童年采摘槐花

□ 燕超

童年玩伴声如故，乡音穿窗户。归去采槐花，未拭轻尘，疏影相环顾。
颍流近岸村庄处，犹忆槐林覆。春夏旧时光，满树清芬，飘雪长杆舞。



栏目主持:庄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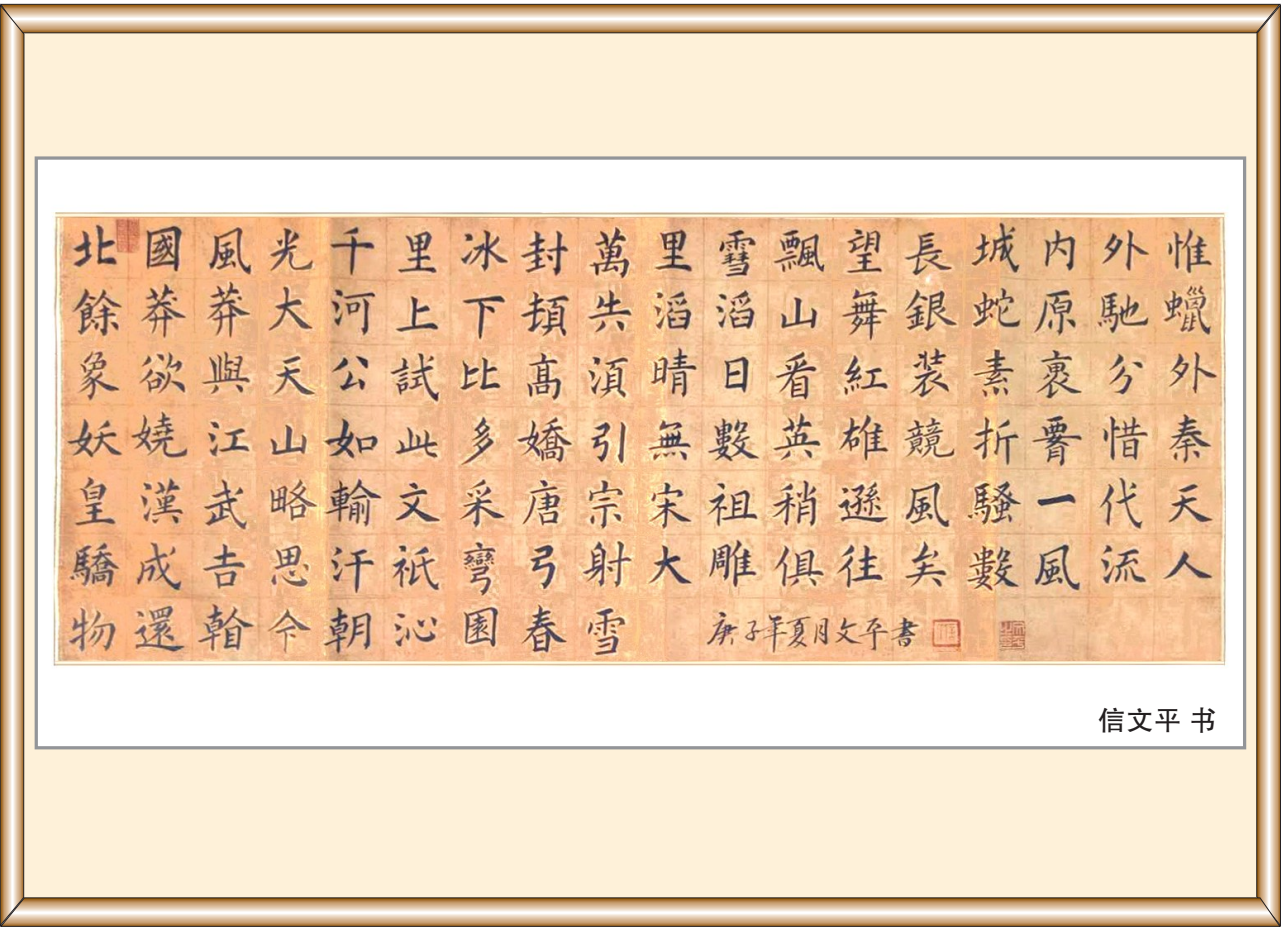
遗失的季节

□ 曹旭

湖滨铁路桥头的旧枝开始泛黄，星星点点，渐次成簇。
那是迎春的黄花——尽管只是一瞥。
小西湖堤岸上的柳条有些羞涩地倒映在深绿色的水中。
我匆匆走过，没有驻足。
回到小区，我看到了花园里的玉兰。
梨花、桃花、槐花将次第开放，我还能收住我的淡泊吗？
外面没有春天的风，只有偶尔几声不知名鸟雀的叫声，悄然隐匿在楼间的阴影里。

少年时期落雪的早晨，洁白的雪地上被踩出的一个个脚印，让我难以忘怀。
即使到了青年时期，我依然会为飘落的雪花而兴奋。
漫漫长夜，我们踏雪而出。我们在无人的街道上大声地说笑，像孩子一样和自然对话。
踩在雪地上，听着寂夜里雪积压的脆响，观望远处那一盏盏灯火，内心温暖而满足。
然而，不知从何时开始，春风、春花不再给我带来喜悦。除夕、清明、中秋，不知从何时淡出视野，不再让我翘首以盼。
不是世事无常，而是我的心态在变

化。
人世太深，对传统节日丧失了兴趣。不是季节遗弃了我，而是我遗弃了季节。
当然，我对春的美好希冀并未全部丧失。
窗外，三株玉兰虽然开花尚迟，但它们毕竟会盛开的。
宛如她在等候我，等待我的回归。
天空中的鸟影，麦田里散落的野花、野草，蕴含了储蓄了将近一生的情愫。
浅饮一口案头上的温水，继续书写我的文章，倾听如夏蝉一般不歇的鸟鸣。



信文平 书

长明灯

□ 何凯佳

七日七夜，长明灯！
人生真是变幻莫测，有些人说走就走了。
明明前几分钟还在说话、问好，可是就没有后来了。
“这擀面呀，要使上吃奶的劲儿，一边推，一边摸厚度。”我和爷爷擀了好几个小时的面，结果还被奶奶戏谑了一番。
每次我回家、离家，爷爷、奶奶都会站在村口张望。
见面后，爷爷老是喜欢摸我的头、揪我的耳朵、摆弄我的长辫，简简单单的动作充满了宠溺。
我会和爷爷一起看新闻，听他发表见解，我们还一起笑着辩论。
小时候，起床的闹钟是爷爷泡茶的香气。我俩还一起煮洋芋。

这些场景在我的脑海中依然清晰。可是当爷爷倒地后嘴唇发紫、手脚逐渐冰凉、瞳孔放大时，一切都模糊了。
我为什么没有学医学专业，为什么没有及时喂药给爷爷？我使劲握着爷爷的手，不断地喊着“爷爷不要睡”。但都是徒劳。
我停止了喊叫，任由泪水模糊了视线，只能透过泪光凝视着爷爷。爷爷像一座大理石浮雕，永远定格在我的心头。
生老病死本是世间常事，但我从没想过有一天这一幕会发生在我眼前，虚幻得犹如梦境。
我恳求叔叔们不要把爷爷放进棺材，他会冷的。很多人让我跪在灵前守长明灯。他们重复最多的话是，“孩子，灯千万不能灭”。
我天真地认为，灯不灭，爷爷就会

醒过来。
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孝而亲不待。
我习惯了偷藏你的烟，习惯了听见摩托车声便跑出去喊“爷爷”。
谁能想到，前一秒您还在佝偻着身子到处转悠，后一秒却躺在那里一动不动。
为什么要让人经受生离死别，为什么要让人拥有感情？我不停地问自己。
我睡了很久，醒来后却看不到爷爷的身影。原来现实真的会让你遍体鳞伤。可我依旧被困在梦魇中，越陷越深。
七日七夜后，长明灯灭了。
好像这个季节总会带走很多人，只不过有些是亲人，有些是路人。
爷爷一路走好，愿天堂里再也没有疾病困扰！